

聊斋闲品

时光的上游

❁ 王秋珍

日历一旦过了元旦，就贱卖了。农村里，卖到最后的東西，往往贱卖，叫“倒担”。父亲喜欢贱卖的东西，它们往往品质差不多，价格却低了不少。但父亲对日历是虔诚的，必须早早买上。

父亲喜欢的日历，一直是同一个款式，一天一页，每一个日子都眨巴着大眼睛。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撕去一页日历。日历很厚，父亲撕日历的声音很薄。“嘶——”，像雏鸟破壳时那清脆又坚韧的声响。

那些还没到来的重要日子，父亲会画个圈，再折出一个小角。那些小角，像蝴蝶的翅膀，在忙碌又庸常的日子里翩跹着。

挂着的日历，就像晒谷场上的粮食，温暖又充满希望。每一个数字都是生活的音符，记录着时光的故事。日历上，写着“立春谷雨芒种”等节气，也写着“宜出行宜播种”之类。父亲有时会仔细地翻看它们，计算着田里的活计，安排着家里的生计。有时，他还帮人看日子，哪天哪个时辰开工动土建房什么的。

父亲只上过两年学，但他的肚皮俨然装了不少“学问”。“竹竿长晒衣裳，笔杆短写文章。”当我对身高纠结的时候，父亲用他的“学问”开导了我。

“您这是哪里看来的？是日历上吗？”父亲笑笑。我和他的眼神，停留在那挂着的日历上。那日历，明明是每天撕的，却总是留下几张，弄一个夹子夹着。

那几张，是封面和元旦。“元”就是第一，‘旦’就是早晨，‘元旦’就是新一年的开始。就像一条河的上游。”

父亲的声音，带我回到了小时候。

我将一个细密的拦网安置在下游的合适位置，折了一根小枝条来当上游赶鱼。小枝条在溪水里唱歌，上游的水变得活泼起来，鱼儿们也活泼起来，“噗噗”地朝着下游窜去。提起拦网，看着网中活蹦乱跳的鱼儿，心也跟着跳跃起来。阳光下，鱼儿们像一大捧豌豆荚迸裂出豌豆，溅出斑斓的喜悦。

我们每个人，都曾站在时光的上游。那里，是希望的源头，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元旦，这个新的起点，如同时光之河的一道闸门缓缓打开，引领我们踏入上游之地。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那个怀揣着梦想的少年，在时光的浅滩上奔跑、欢呼。

上游的时光，是一幅绚丽的画卷。那里有春天的第一缕微风，有微风里绽放的第一朵花兒，有花儿梦中的笑靥。上游的时光，有陪伴我成长的人。我们一起在田野里奔跑，追逐着风脚步；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许愿，憧憬着未来的美好。

时光的上游，是梦想的摇篮。我用勇气编织翅膀，期冀飞向更高的天空。时光的上游，有激流和险滩。它们激发了我内心的坚韧和不屈。

时光的上游，有生命的无限可能。我们都将划着桨，向着时光的深处前进，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对元旦的感情。元旦，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可以重新规划生活、为家庭努力奋斗的起点。

又到一年岁暮时，又到一年岁初始。看着墙上的日历，我分明看见了时光的上游，阳光正如烟花绽放，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一切，都是那么明亮。

新年的意义

❁ 耿艳菊

看到一组照片，是岁末的集市，一眼望过去，大红色是主角，红对联、红衣裳、红条幅、红广告牌，到处是红红火火的景象。糖葫芦、玉米饼、年糕、土豆片、羊肉串、雪梨汤、臭豆腐、甘蔗……东西南北各地的美食都汇聚到了一起，充满了浓郁的烟火气息。再细细看过去，仿佛那些美食会说活似的，隔着屏幕，也能生动地感受那弥漫着的喜气洋洋的快乐。

又仿佛那些食物是一个个乐符似的，看似不相关，却奇妙地排成了一首欢快铿锵的歌谣，动听的旋律一遍遍响在人们的心头。不禁让人感慨，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最俗气的人间烟火里其实蕴含着深刻玄妙的艺术之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千年万载，迷人的凡俗烟火最动人心，也最暖人心。

在这样的情景里，烦恼啊，忧愁啊，焦虑啊，一下子就祛场了，悄悄退得远远的，此时此刻，真切切是只生欢喜不生愁呢。烟火年年，欢欣相似。犹记得小时候的新年，从一进腊月就开始了，镇子上的集市每天都热闹得挤不动，街两边摆满了商品，连街中间也是一个摊位连着一个摊位。那时，最开心的就是跟着大人到集市上，左手举着一串冰糖葫芦，右手拿着刚出锅的热油条，一边是甜蜜，一边是咸香，那是快乐的味道，一路绵延在岁月里，温暖着漫漫的人生旅途。

处处流淌着的欢喜和热闹，像一条轻快的溪流，在尘世间雀跃奔涌。怎么可能不热爱生活呢？怎么可以不热爱生活呢？热闹的人世烟火，深深的暖，脉脉的情，让人投入十分的热爱，还唯恐不够，要更多，要全力以赴，还怕辜负了良辰美景。

这就是新年的美好意义所在吧。它不是一个人的功成名就，也不是一个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而是像阳光一样带给人世间温暖和希望，像月亮一样让生活皎洁和温柔，像山川湖海一样带给人厚重和辽阔。

这也是新年的味道吧，热闹的，欢腾的，快乐的，明亮的，红火的；亦是诗意的，厚朴的，深远的，隽永的。

年年岁朝，总会想起刘希夷《白头吟》里的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花开绚烂，热闹欢喜都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此时看来却不是伤感的，而是充满着收获和希望。过去的一年要远去了，这一年，无论得意失意，都给人留下了许多，成功让我们更加自信谦逊，失败让我们收获经验和教训。人就是在这样的得失中一年又一年成长起来的。

卢照邻在《元日述怀》写道：“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如此的愿望是接下的时光，也要像春天一样如此，像春风一样温暖美好，一年又一年，好风，好水，好天气，生活的光景生机勃勃，处处都有新意。就像古人的愿望一样“那得长绳系白日，年年月但如春”。

读到谢榛的《除夕旅寓有感》里的诗句，一时间颇为感动。他说：“一年忧喜今宵过，两鬓风霜明日新。”这一年，不管是忧还是喜，过了今宵，都属于过去了，虽然已经两鬓风霜，但还是期待着明天的崭新景象。

“去岁千般皆如愿，今年万事定称心。”“朱颜长似，头上花枝，岁岁年年。”“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开？”读一读古人的新年愿望，每一个都浪漫精彩。

是啊，即便我们已经走过了美好的青春韶华，我们依然可以像年轻时一样做梦，在全世间像一只蚕茧一样浪漫坚定地追梦，破茧成蝶，翩然飞舞在美丽的人间。

灯下漫笔

大别山下的小山村

❁ 老藕

用渡船接送需要过河的村人，村里每年给他口粮。再后来小河上修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步行桥。渡船停了，没几年，“老五保”也归了土。记忆里，小河上从没有打鱼船。我们村庄前后山丘起伏，湖塘稠似星棋，有水处皆有鱼。谁家想吃鱼，随便到水里去捉就是。集市上鱼以份论价，靠打鱼养不了家，所以河面上没有渔船。

小河南岸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地。人们在沙滩地上春栽西瓜秋点萝卜，收获着郁郁青青。沙滩地之南，是连绵起伏的小山。从东往西依次是庙山、长山、张大山、南大山。庙山的青松，长山的桐树，张大山的栗子，南大山的柿树，在我们那儿方圆五十里甚为有名。小山的远处，是湛蓝蓝的天边。

小河的北岸与我们村庄之间，是层层梯田。梯田里春有稻禾，冬有麦苗。村人在黑土地里播下的是汗水和种子，收获的是大米与白面。大地从不负农人，农人也不曾负梯田。村庄的东头有一座低低的山岗，西头也有一座矮矮的山岗。村庄后土岗上有一条小溪流沿南坡流下，把村庄一分为二，溪水注入村庄前的门塘里。村庄东山岗是土山岗，西山岗岗顶南是黄干土，岗顶北是麻石。村里的先民们静卧在东山岗和西山岗的南坡，他们生前养育着子孙后代，死后也守护着子孙后代，保佑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我们村庄是聚族而居的村庄，村里男性

都姓李，没有杂姓，民风虽极淳朴，可空间狭窄，人口多，尤其是孩子多，猪牛羊、鸡鸭狗也极多，加之穷困，东西山岗上似乎从没断过骂人的声音，谁家菜园里的葱蒜被人拔了要站在山岗上骂，谁家的鸡鸭被人偷了更要站在山岗上骂，但没有人家因为孩子间的打闹不和而站在山岗上骂人的。那时孩子是见风就长的贱物，父母不需要为孩子间的矛盾而出头。站在山岗上骂阵的多是中年妇女，她们骂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扑着腰骂，有的拍着手骂，有的跳着脚骂，有的端着饭碗边吃边骂。最恶的骂法是手握菜刀，在砧板上放一把稻草，一边刺着稻草一边骂。传说这种骂法能让被骂的人落咒。非大事是不能用这种骂法的，不然会被人说道。

村里骂人的虽多，但打架的却极少。即使偶然有架要打，也都是赤手相搏，一方被打倒在地了，另一方就要停手，不然会坏了名声。谁要是坏了名声，以后他家里的儿子找媳妇都难。那时说儿媳归家看家，看中后女方的父母还要打听男方父母的人品。乡村有不成文的习俗，谁不守习俗，就会坏掉名声。

村里人家多土坯黄泥茅草屋，只有几户人家建的是青砖黛瓦屋。人虽贫穷，但极热闹，老老少少多会吹拉弹唱。每到春节，舞狮子的，玩旱船的，踩高跷的，一队一队，如游龙一般飘忽于远远近近的村庄。春节，是小山村最红火的节日，人们的每一个毛孔都

人与自然

过了腊八就是年

❁ 薛宏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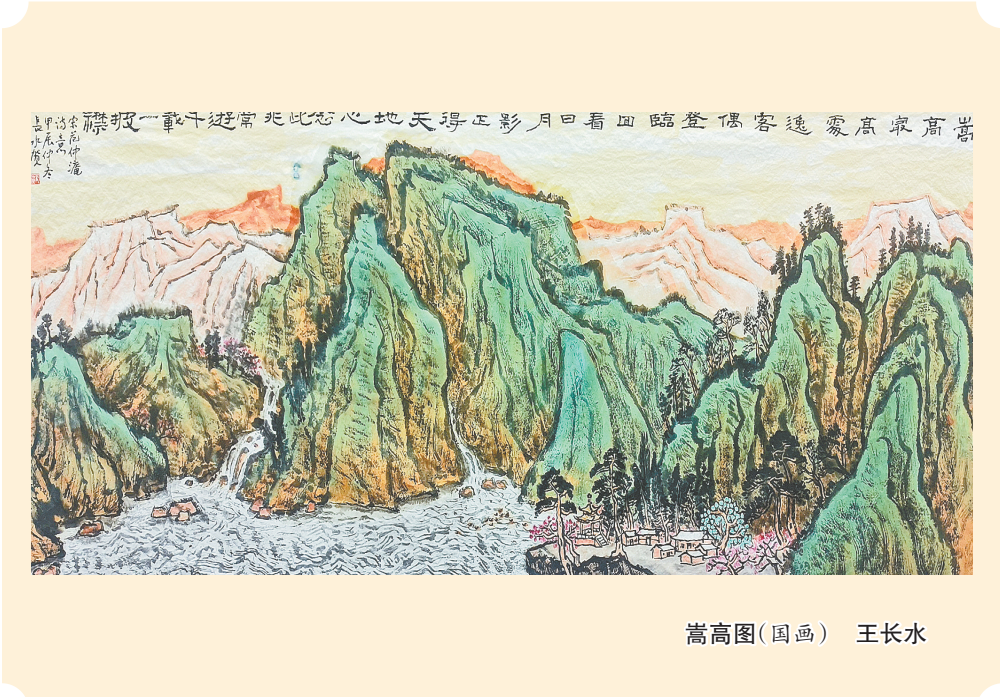
腊八这个日子，总是带着一种特别的韵味，悄然降临在冬日的尽头。它如同一道神秘的符咒，轻轻一挥，便唤醒了沉睡在岁月深处的年味儿。儿时的记忆，如同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在腊八的晨曦中渐渐清晰，而今天的幸福生活，则如同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温暖而明亮。

记得儿时，腊八是个充满期待的节日。那时的我们，总是早早地起床，等待着母亲熬制的那一锅香甜的腊八粥。母亲总是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挑选着红豆、绿豆、花生、大枣、莲子……这些食材，在她的巧手下，变成了一锅色香味俱佳的腊八粥。飘香四溢，弥漫在整个屋子里，让人垂涎欲滴。我们围坐在灶台前，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对腊八粥的渴望。当那一碗碗热腾腾的腊八粥端上桌时，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那种香甜的味道，至今仍然让我回味无穷。

腊八过后，便是忙碌而充满喜悦的年了。家家户户开始忙着打扫房屋、贴春联、挂灯笼，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那时的我们，总是跟在父母身后，帮忙擦桌子、扫地，虽然弄得满头大汗，但心里却充满了无比的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过了腊八就是年，年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希望与梦想。

记忆中的年，总是充满欢声笑语。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丰盛的年夜饭，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享受着难得的团圆时光。那时的我们，总是期待着新年的钟声敲响，因为那一刻，我们可以穿上新衣服，收到长辈们的压岁钱，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鞭炮、玩游戏，尽情享受着童年的快乐。

然而，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已经长大成人，腊八与年的味道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如今，腊八不再只是简单的熬粥，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寄托。我们会提前准备好各种食材，邀请亲朋好友一起熬制腊八粥，共同分享这份甜蜜与温馨。而年，也不再只是简单的吃喝玩乐



高高兴兴(国画) 王长水

荐书架

《翻书札记正思君》：一位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

❁ 毛源斐

《翻书忆往正思君》是知名出版人、三联书店前总编李昕的人物随笔集。书中不仅讲述了作者与周有光、钱钟书、马识途、韦君宜、钱学森、杨振宁、吴敏璉、李敖等名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更可从一观中国当代出版史。

李昕从事编辑出版40余年，涉足四大出版品牌，曾策划一系列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选题，在此过程中，深入接触到很多对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该书中，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其中极具影响力的27位学者、作家和出版人的一手资料、珍贵新视角和100余幅照片，弥足珍贵。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出版人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李昕几十年和文人学者打交道，他们的著作，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该书所写的文章，大体和这些故事有关。他们清一色是知名文化人，在社会上、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力。作者的短小文章并不可能给他们立传，往往只能写他们几件事，甚至一两件事，但作为这些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从中发现了他们的品格和精神境界。读者从文章中不仅能看到故事，而且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人格力量、他们的价值理念，以及他们的个性光彩。

我生长在江南，那会儿有线广播里的天气预报称我们那一带为“沿江江南”或“皖南山区”。有山有水的地方草木虫鱼多，蛇自然也多。

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都是玩儿着长大的，农村的孩子，更是以大自然为乐园，我的小伙伴们上山入水，爬树滚草，捉鱼摸虾掏鸟窝，成天在外疯玩。但我们的乐园，岂不是蛇的家园，所以和蛇不期而遇便成为日常，而如果仅仅是遇见也就算了，关键是一不留神就能亲密接触，我就有过一些“亲密接触”的经历。

有一次夏夜捉萤火虫，在小树林里追着萤火虫跑的我，突然感觉脖子像被根绳子套了一下，还凉凉的，迅即退后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条绿色的蛇悬挂在两棵树叉之间，那蛇应该也是受到了惊吓，正快速游动身体准备逃离现场。回家跟父亲一说，知道这是竹叶青蛇，一种很毒的蛇，常喜欢挂在树枝之间。

还有一回放学路上经过坟山时躲猫鼠，我刚美滋滋地躲到一处比较隐蔽的坟后，却隐约听得近前有东西发出“啾啾”声，低头一看，却原来是坟脚处塌陷的窟窿里一条剧毒的土蝮蛇正收缩着身体向我发出警告，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大气儿不敢出。家乡也叫土蝮蛇为土巴蛇，这种蛇呈土色，喜荒土之地，很难被发现，关键还有剧毒，所以特别狰狞。还有一次学校劳动课收油菜，就是把割后晒干的油菜运到打谷场去脱粒，我刚抱起一捆油菜，还没抱利索，却赫然发现原来油菜

民间纪事

我与蛇的那些事

❁ 周振国

堆底下盘着条大蛇，我本能地大叫一声：“蛇！”同时撒丫子逃命，要命的是那蛇稍一愣神，便“嗖”一下瞬间直起了半截身子凶猛地朝我扑了过来，我一看这阵势立马吓得两腿发沉再也挪不开步子，随即一头栽了下去，心想这下完了，我甚至感觉到蛇都爬到我背上了，但其实蛇已被及时赶来的老师和同学们截住，并被迫打得溜进茂密的灌木丛中去了。

我至今都没想明白，怕蛇的我有一次竟硬生生用手把一条蛇当成黄鳝从田埂的洞里拉了出来！其实掐住蛇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不大对头，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稀里糊涂地和它较上了劲，不过拽出来的一刹那，我看也没看就顺势用力把它扔出老远，因为我已强烈地意识到手里抓着的是一条蛇！这件事让我恐惧和不舒服了好几天，恨不得把掐蛇的右手砍掉才好。

其实我的小伙伴们都有类似于我的经历，像掏鸟窝掏着蛇，摸鱼虾摸着蛇，打柴割草被蛇吓，上学放学路上追着蛇打，等等，这都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那时候家乡常见的蛇主要是水蛇、赤链蛇、乌梢蛇、鸡冠蛇、草花蛇、大王蛇等，这些都是无毒或带有微毒的蛇，还有银环蛇、竹叶青、土巴蛇、五步蛇等有较强毒性或剧毒的蛇。因为事实上蛇怕人胜于怕蛇，习惯于对人采取防御姿态的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不把它逼到绝境，它也不会咬人，所以那时人杀蛇不是新闻，蛇咬人才是新闻，就如我的一群玩伴，被蛇咬的也只是个例。

虽然我怕蛇，但一点也不讨厌蛇，甚至喜欢蛇，准确地说应该是敬畏喜欢，蛇的灵动，蛇身上的那种神秘感，总让我欲罢不能。儿时油菜花花开时节，我和小伙伴们喜欢拿着

透出快乐。元宵节过后，小山村便寂静下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岁月似门塘里的水一般波澜不惊。

村庄后土岗上多杂木，多野兔雉鸡，亦多野果菌子。我小时候，几乎天天都会和一群伙伴去后土岗上拾柴打猪草、摘野果采菌子、放牛掏鸟窝，最有趣的是下雪天带着狗去追兔子。兔子前腿短，后腿长，在雪地里跑不快，狗一旦发现了兔子，几乎一追一个准。兔肉下卤罐卤着吃味道极美。土岗的杂木里有一棵两人合抱粗的皂角树，高高的皂角树上每年都会挂满长长的皂角。人们用皂角洗发、洗衣服，不是为了纯天然无污染，而是因为手里钱少，舍不得买洗衣粉。

小山村养育了我，它离我是如此之近，又是如此之远。20世纪90年代后，村里的人渐渐走出了山村，或读书，或务工，或举家搬迁到乡镇到城里了。我们一家是在90年代初搬离小山村的。虽然搬离小山村已30年，但小山村离我现在的家并不远。一年里，我怎么都会回去三五次。如今的山村景色更为秀美，河水尤为清澈，家家住的是楼房别墅，户户通了水、电、水泥路，可常住人家只有20余户，不见了猪牛羊，也不见了炊烟升起，甚至鸡鸣狗吠之声也极稀薄。小山村像一块墨绿的琥珀般，静静地卧在土岗下，小河边，与岁月相守。它是我人生的原点，亦是我人生的归宿。

乐，而是成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慰藉。我们会利用假期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共同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展望未来的美好愿景。

今天的幸福生活，如同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温暖而明亮。我们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更加充实的精神世界。我们学会了感恩与珍惜，懂得了责任与担当。在腊八与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再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是更加注重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沟通。

腊八那天，我会带着孩子们一起熬制腊八粥，让他们感受这份传统习俗的魅力。我会告诉他们，腊八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寄托。我会让他们亲手挑选食材，体验熬粥的乐趣，让他们明白，每一份甜蜜的背后，都凝聚着家人的爱与付出。

而到了春节，我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贴春联、挂灯笼，让他们感受这份节日的喜庆与热闹。我会让他们参与年夜饭的准备，让他们学会珍惜与感恩，明白每一顿丰盛的饭菜背后，都凝聚着家人的辛勤与汗水。我会让他们在新的钟声敲响时，许下自己的心愿，让他们明白，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希望与梦想。

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时间的描述，更是对情感的寄托与对未来的期待。它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丝宁静与慰藉，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价值。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珍惜每一个腊八与春节的时光，用心去感受这份传统习俗的魅力与情感的温暖，用我们的生命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腊八与年，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在岁月的长河中轻轻吟唱。它们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变化，也承载了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梦想。让我们带着对过去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憧憬，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用我们的生命去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让腊八与年的味道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回荡。

小竹棍和火柴盒在墙洞里掏蜜蜂，有时掏着掏着就会在大一些的洞里遇见蛇，当和幽暗的洞里的蛇四目相对时，那种既怕又神秘的感觉便立马包裹住了全身。还有那煤油灯摇曳的昏暗夜晚，当隐约见得有蛇在屋梁上悄无声息地游动时，那种感觉不但神秘，而且虚幻，当然头皮也免不了要滑过一丝麻意。对蛇的这种感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9年家乡发大水后的一个夜晚。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夜色特别好，缺粮少吃的父老乡亲们，都围在一片汪洋的村口用扳薯扳鱼，突然人群骚动起来，说水中央有条大蛇。我顺着人们手指的方向一看，一条大蛇正高昂着头颅，蜿蜒着硕大的身躯在月色水光中飞速向村口方向游来，身后还摇曳着长长的闪着青晃晃月光的水波，那景象抛开恐惧，简直叫壮美，如梦幻一般，引得扳鱼的人群一阵阵惊呼。但很遗憾，也很残酷，这条有碗口粗的巨型黑乌梢蛇最终在村口被打死了，还被剥了皮吃了肉。其实当年故乡人是忌讳吃蛇肉的，都是灾荒闹的。

如今离开故土已40余年，家乡已巨变，但往事如昨。2025乙巳蛇年也叫青蛇年，俗语讲“青蛇遇四卯，丰收不用愁”。也就是说青蛇年年景好。但愿家乡年景越来越好，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现在在动物保护法了，众生平等，万物有灵，但愿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越来越文明健康、和谐美好。